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一四一八・集部・別集類

遂初堂詩集十六卷 遂初堂文集二十卷 遂初堂別集四卷（文集卷十九至別集卷四）

〔清〕潘耒撰……

一

居業堂文集二十卷首一卷 〔清〕王源撰……

九三

敬一堂詩鈔十六卷 〔清〕顧八代撰……

二七五

解春集文鈔十二卷補遺二卷 解春集詩鈔三卷 〔清〕馮景撰……

三七五

南山集偶鈔不分卷 〔清〕戴名世撰……

五六五

遂初堂文集卷之十九

中大夫國子監祭酒吳君墓誌銘

國家造士之地莫要於成均前代常以清德重臣爲祭酒掌其教法政令人材之出其中者多彬彬可觀自三舍法廢入貲者得充生徒於是講肄爲虛文士子不居學舍而祭酒一官爲詞臣廻翔之地養望待遷而已罕有能淬厲振興以論造士爲已任者也

今天子加意作人臨雍勸講簡廷臣有學行風節者爲之師於是歛縣吳君超遷爲祭酒君至則創立規條痛洗夙弊士習嶄然一新焉故事國子生初就舍白司成

遂初堂集卷之十九

一

以下凡相臨者俱操幣以見于是有到監之費迨歲滿當各部授職必視其月課中程與否而人之實在監者少于是有出谷之費君曰師道也而以市道交可乎砥礪同官悉除贅幣月課中程者立予咨不及格者執不予諸生遂無一錢之費而課試無敢不身至者匡坐橫經講解不倦月旦課藝而定甲乙獎其才俊董其怠荒無或不勸舊制貢監生之教習八旗子弟者年滿試吏部十人中八人授縣令二人授州倅君曰資格年勞相等何所分優劣徒滋弊耳奏請以教習生兼贊禮儀歲滿悉補縣令以塞倖門八旗子弟在官學者舊不在考

校之列君令一體考校仍請於

朝鄉會試量增其額以示鼓勵二事皆報可又以前代成進士者皆勒名太學而本朝自丙戌後缺勒石者十八科後將何考謀於在朝次第補立又稽元明諸碑之缺者或埋或仆發地畢出之精敏有爲皆此類也諸教習官學者得補縣令比進士異時多挾大力出重貲以求必得比君疏行皆縣令無州倅尤爲善地會當選補君度營求者必倍甚于往年一日集諸生出袖中文告先師曰吾官可去教習不可以干求得也立試士定去畱諸生出得意無所用力得者二十四人皆寒素輿論

遂初堂集卷之十九

二

翕然稱至公雖勢家不快者亦不能訾議也而君歸志決矣陳情請假賢公卿多力阻之

天子知君公廉能實心任事將大用君君念母老求去益力自壬申擢任至甲戌假歸在成均僅二載而聲績大著當代稱賢祭酒者屈指於君斯可謂能勤其官不負任使者矣君諱苑字楞香少穎異博通今古不專爲帖括之學丙午領鄉薦第三壬戌成進士選爲庶吉士館課常冠其曹旣授檢討館中諸撰述屬藁爲多分修一統志明史禮志禮義皆精核有體裁監修總裁多倚以集事充日講起居注官每進詞翰輒被獎賞分校

禮閣主順天武鄉試並稱至公

天子屬意嚮用自檢討遷中允進侍講擢祭酒僅百日  
益異數也既著聲司成跬步可至卿貳而君不汲汲於  
榮進輒引退歸歸而母夫人猶強健侍養六年乃沒自  
曾祖以下三世皆身自營葬繕修遠祖荒塋并及無祀  
宗人之壟僅有田三十畝盡歸諸宗祠以增春祭族人  
貧弗能娶者循長幼爲之娶歲二人新紫陽書院集者  
儒講學其中築昌碣以溉田邑人均蒙其利性剛果不  
可干以私而重然諾敦氣誼素善蘇郡守高蒼巖高沒  
於官負帑金累萬親故悉散去君公車過蘇獨襆被入

遂初堂集 卷之十九

三

署綜理其簿書曲爲區畫其家得完舉主戴御史卒於  
官君爲之代償逋負經紀其喪歸其親與孤同年友金  
會公輩病京邸君日夕候視挾良醫手注善藥令痊乃  
已居鄉尤清謹足不至公庭戒飭子弟不得預戶外毫  
髮事品望益高中朝士大夫引領望其復出而君遽以  
疾卒天下聞而傷之君居黃山之陽有大好山水錄若  
千卷北黟山人集若干卷晚家吳門遂卒焉年六十三  
八世祖寧仕前明景泰朝爲兵部侍郎祖一初客固安  
與其令守城城破死之父曠少有雋才不遇贈祭酒母  
唐氏贈太淑人娶程氏封淑人子四人瞻泰瞻洪瞻澳

瞻原女二人適汪春滋許朝選瞻洪今爲翰林庶吉士  
請假歸將葬君子故里乞余文揭諸墓道余始拔君於  
禮閣知其文而已既乃得其爲人久而風節益彰冀其  
爲持世之人於其沒也傷痛尤甚其可以無銘銘曰  
禁近之臣文學有餘試以政事或患迂疎世多英流豈  
乏才術孰能清修表裏若一矯矯吳君秉德之剛既果  
且達智圓行方奮其才藻受知

天子秉大著作衡文武士旣長成均師道是膺力砥清  
節玉尺朱繩陋習甚深一刷而盡士氣甚靡一鼓而振  
進退黜陟廓然大公勢莫之撓情無所通惟此風裁臨

遂初堂集 卷之十九

四

事乃見宜公宜卿爲國積餘辭榮勇退不究其施言坊  
行表鄉邦是師正人云亡俗失砥柱澤流後昆尚纘厥  
緒佳原鬱鬱君藏在中山石可泐令名無窮

翰林侍讀喬君墓誌銘

朝廷侍從之臣股肱耳目寄焉自宜竭節奉公直言無隱其如士習委靡持祿養交容容默然者固不足言卽號稱賢者平居類能小廉曲謹至國家有大利害大是非則逡巡瞻顧不敢措一詞有言責者尚然他官益復以言爲戒益忠讜直諒之風不行於世久矣幸而有一人焉明日張膽不避怨仇爲

天子別白可否其言旣用矣卒傷於讒沉困以死若侍讀喬君者誠可爲拊膺流涕也君諱萊字子靜號石林寶應人父可聘明末掌河南道御史廉直著聲爲清流

遂初堂集卷之十九

五

標鵠娶潘宜人生五子君其叔也自幼英敏絕倫癸卯舉於鄉丁未成進士除內閣中書舍人壬子同考順天鄉試矢心剔弊無纖芥私以御史公年高請假歸養尋丁艱服闋補官戊午詔舉博學鴻儒君被薦試列高等授翰林編修纂修明史粵西初平補行鄉試君出主考稱得人還克實錄纂修官乙丑春

上御試詞臣君名在第四間日復試之君名在第五上甚悅有學問優長文章古雅之褒令克日講起居注官尊擢中允纂修典訓旋陞侍講五月再遷俱出特簡於是館閣代言之文多君起草實錄以漢文譯滿文

苦相抵牾君詳加訂正曲暢本指而辭義雅馴上稱善者數四駸駸嚮用矣而海口濬河之議起淮揚郡縣頗漕河者舊有堤以捍水河臣某某設減水壩決水東流灌民田廬被其災者七邑臺臣有請濬海口出積水者

上遣官行視還奏當如御史言河臣冀苗其役而上以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非河臣意乃別創一議爲疏上之其畧曰海口高昂內地低於海潮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內侵更足爲患惟當築隄束水使高於潮方可赴海請悉閉諸減水閘而建二大閘於邵伯鎮南高郵

遂初堂集卷之十九

六

城南洩洪澤湖天長盱眙之水使入隄自車邏鎮築大橫堤一道抵高郵自高郵城東築大堤二道歷興化白駒至海口束所洩之水使入海其堤在內地者高一丈六尺河寬一百五十丈在海灘者高一丈河寬一百八十丈堤面濶二丈底濶二十丈此堤築於積水之中無從取土當先定堤基舟載遠土就近築圍埂成車去埂內之水取其土以築堤諸工共需銀二百七十八萬餘兩三年而工可畢請先給帑而取償於田畝及鹽運七州縣合有田十四五萬頃而額田不過十一萬頃河工畢當丈量之以額外田爲官田募民耕之初年分收

子粒三年後納田價於官給爲永業計可得銀二百七十萬兩以一百九十七萬還帑金以七十餘萬益治諸堤淮南綱鹽一百三四十萬引河成每引省搬運費一二錢令每引歲輸銀九分可得十二萬金七歲則得八十四萬官帑畢還矣誠興此工當設監修官五十四員分管官二百餘員清地課屯官二十餘員皆擇才能敏練者補之優其陞轉或工成卽陞或帑完議敘疏入下九卿諸司會議疏凡萬餘言覽者不能竟末習河事者莫知要領君閱之大驚言其害於司空司空曰事必行矣言之何益

蓬初堂集 卷之十九

七

上以役大費多名河臣與臬臣廷論之臬臣痛排前議廷臣多有河臣者

上意不決命訊淮揚人官京師者河臣使其客以厚利啗君君笑不應淮揚士夫羣集君邸君慷慨言曰以朝廷言之請帑至三百萬國用絀矣題官至三百員銓政亂矣派夫至數十萬民力殫矣以七州縣言之工未成害不忍言工既成害又不忍言未成之害曰築堤曰泲夫旣成之害曰賣田曰泲河築堤先定基址甲之田在南取其賄可移而北乙之墓在北取其賄可移而南在一百五十丈以內者固付之波濤矣在外者亦將恐以

蓬初堂集 卷之十九

八

虛聲收其實賂貪吏之誅求猾胥之擾害三百里中有漏網者乎害一也役夫一日官給銀四分例也而夫所得未能三之一里甲雇夫月費銀二兩許每邑役數百人工及數月猶病不支今三工竝興每邑須派夫萬餘人又久至三年是每邑歲費銀二十餘萬富者貧貧者逃不待三年無子遺矣害二也且夫役數十萬之夫糜二百七十八萬之帑棄民田廬墳墓無算曰以救田也然工未成水中之田民田也魚可捕菰蒲可採也工旣成民之田河臣之田也向之糜帑棄廬墓勤畚鍤以成萬不可成之功者今乃沒其產而絕其食民何利焉

七州縣之田起科不等有三四畝折一畝者有十餘畝折一畝者以地有礮瘠也今但據額丈量而以其餘爲官田賣之卽如泰州四畝折一畝將有田四十頃者沒入其三十頃而以十頃之田納四十頃之賦能存一人一家乎害三也往時漕堤雖屢決河濶不踰十丈今引洪澤湖萬頃之水注於一百五十丈之河中又停蓄於一丈六尺之上獨恃一線爛泥之堤以爲固何必伏秋狂風暴雨而後決哉城郭且爲蛟宮何有村落何有廬墓害四也今日之事當以死爭之功名不足顧身家不足惜矣諸人皆曰善君乃篝燈草議明日君入直起居

注是日秋決故事賜閣臣及講官飯君與某學士並席坐某學士亦言河臣議非是既而

上御南煖閣閣臣奏事畢

上顧某學士海口一事何如某學士復右河臣

上顧問君君敷奏百餘言剴切詳明

上大悅曰此爾一人意耶有同者否君對淮揚人皆與臣同尚有公議進呈翼日進議河臣見之語塞君復至會議所具論其得失聲情激烈聞者感動雖力主河臣者不能難一語吏部尚書李公之芳揖君曰知仁勇先生兼之矣戶部尚書梁公清標歎曰江淮之間可謂有

遂初堂集

卷之十九

九

人某學士亦謝君曰吾甚愧公於是河臣議遂寢

上知君鯁直益重君而忌君者滋衆比而構君遂中蜚語罷歸歸而聚足掩關絕口不談世事就廢圃爲園疊石疏池刺小船往來賦詩飲酒爲樂潛心讀易著易俟二十卷修邑志二十卷益肆力爲古文辭汪鈍翁亟稱之有集若干卷家居七載無片札入長安銜君者猶整之不已甲戌春奉

旨來京居住人以

上意不測爲君懼既至而

上初無意督過君君則鍵戶不見一人讀易著書如故

不半歲而病作遂卒朝野莫不悲之君爲人明達寬和洞見表裏友愛兄弟終身無間言篤於故舊不以存亡易心輕財樂施急人之難如不及家狀中所載撫孤戶還驚女葬故友贖族人諸義舉不可勝書喜汲引才士士多倚以成名有司甚敬君君絕不干以私惟桑梓利病如築子嬰隄啓閉涵洞募派夫役等事侃侃爲常事言之常得所請鄉里多蒙其利而海口一節關國計民生甚大故詳著之自昔詞林號清班不涉吏事居職者養望待遷而已君業以文學見知於

遂初堂集

卷之十九

十

不言誰得而責之惟其忠義根心不忍負

主恩不忍視民瘼故樹大敵而不畏犯衆難而不辭推君之心苟利於國奇禍是甘一官豈所惜哉惟朝廷有如此人材而不能究其用天復不假之年可爲憤惋痛悼然古來直臣多有身受禍而言不用者君幸遇

天子聖明悉聽君議消大患於未形身雖廢而言則行德被生民甚厚視夫碌碌致公卿而傳無可書之事者光榮多矣君生崇禎壬午二月四日卒康熙甲戌七月廿一日得年五十有三娶丘氏封宜人子四長崇烈丁卯舉人次崇讓崇修貢生次崇禧女五戶科給事中劉

國轍溫江知縣丘璋汪宸朱經黃鈞其壻也君於同薦中與余尤善又以壻劉出余門數相往還既沒其子以遺言持狀來請銘不敢辭銘曰

維古於言無專官百工庶士皆可言孰塞廣路而一門惟以言貴歸臺垣立仗畏斥舌每捫悠悠國事誰與論喬君和易如春溫遇大利弊披忠肝昌言讜議酬至尊握蛇騎虎不覺難竟中駭機鍛羽翰屏退不得棲丘園繫維京邸訃忽聞身非官官以言屯人誰不死傳者君屹然一柱當頽瀾迴天轉日須臾間淮壩萬井安耕耘不死徒盡誰之恩白田高顯焉能存千祀弗毀徵

遂初堂集 卷之十九 上

斯文

太原太守周君墓誌銘

嗚呼賢才之不容於世久矣天之生才實難幸而有其人焉吾見世之汲引成就之者少而摧殘沮抑之者多惟其才氣過人不可得而驟掩則數躓數起亦將有以自見然而助之之孤不勝排之之力終於傾跌不振吾悲夫才如周君即古能吏趙張三王之徒無以過而卒見中傷以死此可為拊心太息者也君諱令樹字計百河南延津人弱冠工文章有盛名順治乙未第進士除贛州推官居數年被劾落職事白復官遷大同同知舉卓異進太原知府移病歸久之抵京補官坐事下獄踰

遂初堂集 卷之十九 上

年得釋會病卒君天姿英異意氣偉然籠蓋儕輩議論踔厲風發精敏絕倫尤長於吏事輒俗喜訐訟君為理官精熟律令據案受辭片言立決下筆如山老吏拱手咋舌無敢為姦者初到郡獄囚以千數君慮天暑人眾必生疾疫晝夜治文書平反十八九旬日獄空長寧山寇作亂騷動旁近縣守將欲臨以兵君單騎入寇壘曉譬禍福賊解甲羅拜遂巡散去兵得無發其明決敢為皆此類也其在大同修城堡築屋舍招民墾荒皆有實績太原大郡君治之寂若無事者旦坐堂隍聽事不過俄頃一切治辦未嘗察察苛細而情偽皆得吏民帖服

他爲吏者分治刑名錢穀幕中客常數人君一不假手沛然有餘雅好文學之士所至延攬才雋如弗及隱居巖穴者或身造其廬過客有一藝必歛衽使得意去海內名宿未識面者遠致書幣通殷勤至於王公貴人往往傲睨不以屑意卒坐是困君才望既高視世事若不足爲又好面折人見世人妍阿媚權貴取美官者輒非笑之名其堂曰不媚之堂頗使氣忤物同列多忌之者其在贛州上官其才之已而甚怒摺摺其罪入彈章幾致重辟後竟得解其自大同入覲也有欲強之往見者終不肯遂爲某給事所諭言周某曩在贛時曾被劾今

遂初堂集

卷之十九

三

不當舉卓異章下所司覈奏言贛州大同事不相涉且今揭薦者大同守林某卽前論劾者贛撫林某子也事得寢蓋世之不悅君而欲困之者屢矣君幸得以才地自脫然忌之者滋衆最後某御史發其居間事御史得內擢而君下獄論死於是當世多憐君者謂居間誠有罪然滔滔者皆是而獨以坐君某御史素相厚也一旦中傷陷之於死噫嘻其所由來非一日之故矣君繫獄後二年所意度豁然讀書不輟爲書一篇自訟時人傳之亦竟無能白其事者輸金得以贖論不幸病死死時年五十有六矣君世仕族高祖詠明薊遼總督太子少

保兵部左侍郎左副都御史曾祖嘉瑞錦衣衛掌印都督祖興祚銅仁知府父涉沈丘教諭娶申夫人二子曰慎曰協女四長適常摺次適廣西副總兵姚尚倫餘未嫁君之卒也殯於路隅朝士哭弔者僅數人故吏交城令趙恒夫爲之買棺以殮資其喪歸而余爲志其墓余布衣時蒙君國士之知嘗讀書太原署中識君生平爲人大畧至其居官政蹟則亦莫得而詳也銘曰吁嗟乎君何才之傑何命之屯凡今之俗悶悶淳淳君獨崛強直較方輪浮沉偃仰一跌不振世路羊腸君磨其艱人情陽侯君揭其津利劍先缺芳蘭先焚天耶人

遂初堂集

卷之十九

四

耶奈何乎君

池州府學教授顧君墓誌銘

自學校之選衰而天下無師曰師曰弟子者率不出於學出於學者非有磨礱淬厲之實徒以名籍相維繫弟子既不尊師而師亦失爲人尊之道天下是以無人材無人材是以學術事功一切敗壞當此時而欲抗顏爲師以先王之道教士非篤學行義自信不惑之君子其孰能之若濂宗顧君其人也君爲師於石埭於豐石埭地僻寡秀民豐錯處沛譙間以豪武爲俗君曰習無純龐士無廉鈍在所以導之乃潔志約躬一刷師弟子陋習而大勸於學講課日月皆有程教以文章德業經義

遂初堂集

卷之十九

五

治事皆有序授之六經子史程朱大儒之書皆有條理士狃於故常猝不知所謂君優柔漸涵磨以歲月徐而服從久乃大奮君又不爲囁絕崖岸之行凡所設施出於至誠德完而氣冲爲人言無所不盡士之求見者克然如有得也已見而退愀然如有失也在石埭七年在豐八年始至士或不名一經比去絃誦之聲塞巷縣令丞以爲師學使者諮所疑其遷也士民立石頌德其沒也禮祠之學官嗚呼若君所謂以道得民者非耶君生而至孝恒視父母飲饌與居之節以爲憂喜執親喪盡哀以禮祭葬無兩弟孤如已子女少以能文有聲博士

遂初堂集

卷之十九

六

遷池州教授不赴有子四人長曰仁京畿御史次曰禮曰義季曰智丙午舉人知沅江縣候補給事中女三皆適士族孫男七人孫女六人君生萬曆辛卯四月十有一日終康熙甲辰正月十九日年七十有四孺人先君一年生後君六年卒年八十有一君沒時三子皆先卒季子獨營喪葬將合窆謂耒曰先君夫人之德非文無以傳遠吾無以世俗之文爲也子實學古而辱與智遊請以子銘其無用辭乃爲銘曰  
履德之高位不副績學之豐施不究爲經人師推善誘纂聖雅言燭衆謬刑于家人閭德茂寵辱不嬰有爵壽

寫佳原氣所轉藏魄孔寧昌厥後

遂初堂集

卷之十九

十七

鴻臚寺卿劉君墓誌銘

鴻臚卿寶應劉君旣沒踰年將葬其孤師恕以狀來請銘按狀君諱國黻字禹美世爲寶應望族考士壯贈通政司左叅議母喬氏侍讀石林其舅也侍讀愛君穎敏復以女妻君君年二十五舉于鄉三十登第選庶吉士閱三載授戶科給事中明年遷刑科都給事又明年典試粵西未復命丁贈公艱服除補戶科都給事居六年擢通政司叅議又四年歷督捕理事官改鴻臚卿以疾卒官年四十八其在戶科嘗建言民間田畝有大地小地上中下地之殊起科輪稅或以二三畝當一畝或七八畝當一畝蓋土有高下美惡田有寬狹肥磽自古則壤成賦不能強之使同也今賦役全書所載或田少而賦重或田多而賦輕卽以揚郡言之高郵田二萬五千餘頃額徵銀四萬一千餘兩泰州田九千餘頃徵銀四萬四千餘兩興化田二萬四千餘頃徵銀二萬八千餘兩寶應田二千餘頃徵銀二萬餘兩非泰州寶應之田視高郵興化少至三倍十倍而賦重至三倍十倍也泰州寶應乃大地而高郵興化乃小地也小地則一畝爲一畝故賦輕大地則數畝折一畝故賦重而全書不明言其故吏胥緣以爲奸愚民以小畝而輸大畝之賦者

遂初堂集

卷之十九

末

有之恐異日有借言清丈欲以一畝作數畝民何以堪請勅纂修簡明全書諸臣將天下田畝等則詳覈折數具載書中以垂永久

上是其言時有建議請丈量淮揚田畝以羨地入官鬻之者君疏出乃寢其在刑科則當秋審朝審時取各省所上爰書反覆詳閱稍可矜疑必曲爲平反其在督捕則詳考則例刊布之俾官民通曉凡往時以一逃人爲根連累至百十人及以逃案爲市取所歷州縣官職名待劾者弊不勝詰皆剔除之由是督捕事日簡案牘日稀

遂初堂集 卷之十九

九

天子乃裁其官併歸兵部而改君鴻臚凡此皆君政績之可紀者君性寬和立心行事一切依于厚自未第時已能存濟諸親黨既得祿疎戚貧宗無所不收恤與人交終始若一折節寒素未嘗以貴驕人稱人之長覆人之短如弗及雖早達弗懈于學刻苦爲詩章有集若干卷此狀之所得言也嗚呼君言官也先後居言路七八年而封事不數數上厥有故焉淮南多水災天子既遣重臣治之又數訪得失於淮揚人之官京師者君之至戚以直言忤時中蜚語禍幾不測君處危疑之地欲論列大計則懼言出禍隨若毛舉細故則又不

足報稱故寧持重寡言而恪修職事清慎自將使人無可指撻雖忌君者不能得君毫髮過誤爲媒孽資君亦未嘗貶節脂韋有所附麗而賢聲籍甚惟

天子知君樸忠孤立特擢用君人第見君履順席榮而不知其操存惕厲有大過人者此狀之所難言非余莫能詳也余承乏禮闈得士十二人惟君最少雋旣除諫垣幸其得言天下事已而惜其不獲盡言品行益修端厚寬宏屹然公輔器比內擢爲清卿冀其將遂柄用而止於是命也悲夫君有子六人師尚師恕師寬師遠師龍師筠師恕年二十餘已爲庶吉士將世其家銘曰

遂初堂集 卷之十九

三

淮揚名郡河漕之衝大工大役利弊所叢實賴正人岳立廷中繫鄉邦重爲坊爲塘矯矯劉君學富文雄早登鑾坡才譽無雙高步諫垣哀職是供持身謹潔報國公忠周咨民瘼爲

帝達聰文豹在山狐兔潛蹤魏班淳陟鼎望崇梁摧棟隕朝野心同年雖不永其德則豐施雖不究其積則隆尚賴嗣人繩武元宗刻銘徵信昭示無窮

中憲大夫韶州知府陳府君墓誌銘

陳氏之先盛於江西泰和明中葉有廷鉞者始徙遼陽五傳至九錫以都司從

世祖入關改官道州知州是生資政大夫紀以偏裨從王師收粵東西積功授一等護衛攝都統事鎮泉州是爲府君之父君諱廷策字元敏生而穎敏絕倫脫去將家豪習都統公雖嘆嗜宿將喜與賢士大夫遊輕財喜施意豁如也君更折節讀書考古論今講求經世之學每以古名臣自期許箴仕荊州府同知荆爲楚蜀通津遠商萃焉同知實司樞務前官坐缺額罷者十人而九

遂初堂集

卷之十九

主

君強毅精敏盡瘁積弊老胥夙猗斂手莫敢爲姦曲意恤商商無橫費來者鼓舞終君之任國課無虧荆南衆流所輟江漲嚙隄壞廬舍漂民人無歲不有有司多以傳舍視其官莫肯任事君獨奮曰民災不收何以官爲身自相度形勢首築黃潭隄措費成工不避勞怨晝暴烈日夜棲茅葦與夫役同辛苦者半歲隄工畢成高厚堅完爲荆永利荆人立碑頌績至今曰陳公活我三藩變後添設駐防之兵於荊州旗民雜處時有鬪爭民多不能自直君一切繩以法有悍卒厲民而其長庇之者君輒見將軍畫地陳狀務令鞭卒以徇卒漸斂戢民始

帖然丁卯冬楚撫與屬吏相告訐藩臬以下皆株連奪

官君兼護數印五官竝用案無留牘無何夏逆變作武昌失守荆人煽動君從容指麾防姦制賊皆有成算已而大軍雲集士馬十餘萬芻茭糧糈倉猝百需皆問之君君措置得宜事集而民不擾竟以殲賊賊所掠金帛山積君簿錄上之公府纖毫無私楚督丁公思孔敘其勞績特疏以聞得予軍功紀錄等遷韶州知府去郡之日荆人遮道牽衣多泣下者韶州嶺南孔道使節旁午風苦衝疲君節其力均其勞民以不困粵人徙訟每株連多人屬邑以獄上君立決遣之旅舍無留人潔已率

遂初堂集

卷之十九

主

屬政簡刑清郡以無事建韶陽書院選才俊肄業其中月餼而時省之延訪博雅宿名之士身與唱酬講論以儒雅條吏治沛然有餘 詔舉清廉超卓之官赴闕下與東舉者三人君與焉會

天子北征未及召見

駕還而君以病沒年止三十有七人咸惜之君內行醇謹同產四人友愛無間居官不妄取而遇親故曲盡恩禮沒之日裝囊蕭然有足稱者娶靳氏無子以弟堯策之子慶復爲後余未及識君而君弟常從余遊知君治行爲悉既卜葬使來請銘惟君世爲將家而能學古入

官優於從政可謂卓爾不羣至於竭力爲民挺身任事捍大災定大變紛糾倥偬之際肆應有餘其才可大用也而年與位竟止於此悲夫余懼其久而無聞也乃序而銘之銘曰

二十而仕倅郡荆門其齒則少其官不尊何才之練摧堅剗楚何氣之果排難濟屯江濤滔天民將爲魚築堤言言萬井安居逆焰燎原羣駭而趨鎮定如山無忘無虞驕軍橫帥少年壓之方伯廉使郡丞攝之匪遭其時惟才之宜賞不酬勞遷以年資部陽名郡安坐而理澤洽如春政平於水循績升聞待擢於京心長算短殞此

遂初堂集

卷之十九

三

邦楨有惠於民有勞於國薦刻具存頌碑不泐翼翼堂封吉壤是憑銘以昭之百世可徵

高州府通判汪君墓誌銘

桐鄉之汪自休寧徙爾綏周士晉賢季青昆弟四人竝有才望仲叔季遷於文學恂恂恬雅伯子獨慷慨跌宕慕節俠喜功名筮仕嶺表甫匝歲而卒諸弟絕痛傷之將葬以狀來請銘余交其昆弟久且厚不可以辭按狀君諱文桃七世祖憲明天順中官睢州同知生仕生新南昌衛指揮僉事新生應亨贈應天通判應亨生麟襄陽衛經歷麟生景仁景仁生淇贈中書舍人君之考也妣金氏封太孺人君少豪邁有奇氣爲諸生不屑俯首章句曰丈夫當曉文武大畧乘時樹功名垂聲竹帛

遂初堂集

卷之十九

三

何白首呶呶爲家素饒喜賓客樂施予縱橫輕俠之士多歸之因生事端數破其貲不悔也閩粵用兵君慨然有請纓之志浙撫陳公奇之假偏裨職銜令贊謀畫俄而三方蕩平兵不復用君乃謝歸營別業餘不溪上日招故人縱談豪飲極園亭絲竹之樂旣而翻然起曰一官一職亦足自效老死田間無爲也謁選得高州府通判高州於廣東最爲荒僻無郡丞以別駕爲上佐君單車就官痛自磨厲一洗豪宕故習盡心民事案無留牘請謁不行剖決平允吏民悅服會郡守遷去君以廉能攝行守事益爲清謹革輸稅之重耗汰征商之羨餘屬

吏餽遺雖藥物不受也巖疆多盜君設方畧悉捕擒之民以帖息又以俗陋民鬻由於不知禮教刻朱子學的頒行之士民翕然向化先是君之伯祖起英天啓中以刑部郎謫高州判有惠於民越六十載君復爲是官善於其職嶺徼以爲美談攝守半歲積勞成疾以康熙丁卯七月卒於官舍年甫五十君素輕財拯窮周急如弗及居官一錢不取於民而爲寮屬代償積逋至數千金爲身後累叔子挈孤以往經理逾年喪乃得歸君磊落不羈而內行醇謹孝友無間生平矜奇負氣蔑世事若不足爲一旦折節服官明練吏事如素習蓋其才可用

遂初堂集

卷之十九

墓

其志甚長而竟止於此悲夫配程安人溫恭淑慎生長富室而性甘儉約秉家政肅而有禮孝事尊姑善處娣姒君侗儻好施安人傾囊佐之無怯色姬妾滿前怡怡如也已無子側室吳氏生子撫育恩勤如已出中外莫不賢之先君六年卒子一耀以太學生候補州同知女一適秀水徐龍淵孫二上均上塲康熙二十二年七月三日葬卞山之南青草塢程安人合葬焉銘曰渥洼之馬不可絛羈及其服襄絕塵而馳士也自豪儻權奇一就繩削合矩應規吁嗟汪君有蘊不施小試民社來歌來思何才之銳而遇之遲宜其有爲而止於

斯嗚呼噫嘻

遂初堂集

卷之十九

墓

